

Jorges Luis Borges

戴冰 著

交织在梦魇与迷途之间的  
一场盛宴，  
站在博尔赫斯肩上的  
解读与再创作

# 越过博尔赫斯 的阴影

CHINA UNIVERSITY PRESS  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CHUANGUO BOERHESI  
DE YINYING

# 穿过博尔赫斯的 阴影

戴冰 著

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出版统筹：汤文辉  
品牌总监：范新  
责任编辑：赵金  
责任技编：李春林  
书籍设计：刘凇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 / 戴冰著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.8

ISBN 978-7-5495-8406-2

I. ①穿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博尔赫斯, J.L.  
(1899-1986) —文学研究 IV. ①I783.0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604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 )  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

( 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村黄花工业园 3 号 邮政编码：410137 )

开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：9 字数：150 千字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 001~5 000 册 定价：3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€

- 003 没有一面镜子能反映我：《阿莱夫》
- 016 寻死之路：《永生》
- 027 假若他不再梦见：《圆形废墟》
- 035 枝蔓

## ⊙

- 067 博尔赫斯的迷宫：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
- 076 不存在的分界：《门槛旁边的人》
- 085 神道的傀儡：《死亡与指南针》
- 100 倾城



- 135 历史的迷宫：《叛徒和英雄的主题》  
151 疯狂的圆石：《蓝虎》  
166 不能承受的永恒之重：《博闻强记的富内斯》  
174 弑



- 187 什么使博尔赫斯不安：《吉诃德的部分魔术》  
197 靠不住的绳索：《沙之书》  
205 无穷的空无：《两位国王和两个迷宫》  
221 大教堂



- 239 神道中的命运：博尔赫斯的宗教小说  
279 后记

U

U



## 没有一面镜子能反映我：《阿莱夫》

博尔赫斯惯于和善于应用中国盒子式的结构来遮蔽他的故事主体，就像环绕堂屋的曲折回廊。《阿莱夫》也不例外。不过这次他的回廊是缠绵悱恻的爱情，而且是第一人称：“我”的心上人贝雅特丽齐·维特波 1929 年患乳癌逝世，于是每年的 4 月 30 日（贝雅特丽齐的生日），“我”都要去她家看看。“我一般在七点一刻到，坐二十多分钟；每年晚去一会儿，多坐一些时间。”1933 年 4 月 30 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“我”滞留在贝雅特丽齐家里，由此赢得了她的表兄卡洛斯·阿亨蒂诺·达内里的信任。后者告诉“我”，他正在创作一部题为《大千世界》的长诗，试图用语言描述广大世界的每一样事物。



十月的一天，卡洛斯突然气急败坏地打来电话，说有人要拆他的房子，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，“为了完成那首长诗，房子必不可少。因为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个阿莱夫……”至此，爱情的回廊绕到尽头，真正的核心凸现出来。阿莱夫是什么？“他解释说，阿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……从各种角度看到的、全世界各个地方所看到的一点。”

“我”出于好奇，来到卡洛斯的地下室，看到了阿莱夫，从阿莱夫中看到了一切。

在那了不起的时刻，我看到几百万愉快或者骇人的场面；最使我吃惊的是，所有场面在同一个地点，没有重叠，也不透明，我眼睛看到的事是同时发生的……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厘米，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，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。每一样事物（比如说镜子、玻璃）都是无穷的事物，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。我看到浩瀚的海洋、黎明和黄昏，看到美洲的人群、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，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（那是伦敦）……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，但没有一

面能反映出我……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、白雪、烟叶、金属矿脉、蒸汽，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沙粒……看到温室的地上羊齿类植物的斜影，看到老虎、活塞、美洲野牛、浪潮和军队，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蚂蚁，看到一个古波斯的星盘……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，我看到阿莱夫，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，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……

一句话，“我”在阿莱夫中看到了整个宇宙。“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盗用，但无人正视的神秘的、假设的东西：难以理解的宇宙。”

一般认为，《阿莱夫》谈论的是空间问题，但我认为它也包含了时间，谈论空间问题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可能排除时间，不存在没有时间的空间，时间与空间只有通过彼此才得以呈现。圣奥古斯丁曾在《忏悔录》中这样说：“……我确信我知道：我知道如果没有任何事物逝去，则没有过去的时间；如果没有任何事物将要到来，则没有未来的时间；如果没有任何事物存在，则没有现在的时间。”时间与空

间的总和即“永恒”，即“宇宙”；时间与空间都是“永恒”的同一个性质，是“永恒”同一性质的不同呈现方式——何况作者本人已在《阿莱夫》里明确地写道：“我在因弗内斯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，看到一头秀发、颇长的身体、乳癌……看到曾是美好的贝雅特丽齐的怵目的遗骸……”这就是说，“我”不仅看到了物象（空间）本身，同时也看到了时间对物象（空间）的描摹过程——从这个层面看，《阿莱夫》与作者的另外两篇作品《博闻强记的富内斯》和《永生》一样，探讨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主题，即有关“永恒”的主题，或者“永恒”主题的一个派生主题：“当一个个体承担了全部（永恒）……”

《博闻强记的富内斯》中的伊雷内奥·富内斯，他承担永恒的方式是不会或者说无法遗忘：在被一匹淡青色的马从背上甩下来之后，富内斯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记忆力，凡是看过一眼的事物就再也不会忘记，而从前再遥远、再细小的事物也都被毫厘不爽地回忆起来；历史上记忆力最好的人只能看到和记住事物的表象、起始和结果，看不到其间发生发展的过程，但富内斯能看到并记住火焰与灰烬之间无穷尽的变化，以及受潮和腐烂的、悄悄的进程，而且每一个视觉形象都无一例外地与肌

肉、冷暖的感觉融合在一起……富内斯疲惫而不无自豪地说，他一个人的记忆抵得过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的全部记忆。

富内斯的结局是不堪重负，年仅二十一岁就死于肺充血。设计这样一个结果也许是因为博尔赫斯认同了英国神秘学家威廉·布莱克的一句断言：如果被赋予了全部存在……这个存在就会胜似世界，胜似宇宙，如果有朝一日它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会死去，就会毁灭，就会化为乌有。

接下来是《永生》中的马可·弗拉米尼奥·鲁福，他承担永恒的方式是不会或者说无法死亡；鲁福是古罗马军团的一个指挥官，因为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而萌生了寻找永生之河的念头，他带领大批人马出发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在濒死之际找到永生之河，品尝了永生之河的水，成为永生者。故事的结局是鲁福重新出发，再次踏上寻找之路。不过这次他寻找的是能消除永生的河，因为他领悟到永生使生黯淡无光，领悟到永生就是穷尽所有的事物，穷尽全部的时间和空间，永生使永生者成为每一个人和全部的人，最终成为柏拉图式的“人”的虚幻理念，不再成其为个体的人，不成其为他自己——历经一千年的艰苦跋涉之后，鲁福找到了那条河，解除了永生之苦，幸福地死去。

《阿莱夫》中的“我”承担永恒的方式与前两者不同，不是通过记忆或者永生，而是通过“阿莱夫”，但结果大同小异：“我”在看到“永恒”时哭了，感到无限的崇敬和悲哀。崇敬是因为“我”窥见了“难以理解的宇宙”，窥见了肃穆而冷漠的“永恒”的秘密；悲哀是因为“在街上，在宪法大街的梯级上，在地下铁道，我觉得每一张脸都是熟悉的。我担心没有一张脸会使我感到惊奇……”这就是说——与《永生》的题旨几乎一样——因为承担了“永恒”，承担了全部，个体的生活于是变得毫无意义……与此同时，故事的结尾又与《博闻强记的富内斯》类同，再次提到了记忆：“我”看到阿莱夫后，“担心回来的印象永远不会消退。幸运的是，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后，遗忘再一次在我身上起了作用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阿莱夫》中的“我”是一个因遗忘而得以救赎的富内斯，而“遗忘”则是《永生》中那条能够消除永生之苦的河……

但是，“我”在阿莱夫中看到了一切，包括“世界上所有的镜子”，却“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”。为什么“我”看到了整个宇宙，而这个宇宙却不包括“我”？这个问题或许不易觉察，但并非无关紧要。

博尔赫斯 1943 年 3 月 1 日在《阿莱夫》的后记中这样解

释阿莱夫：“阿莱夫是希伯来语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。用它来做我啰唆的故事的标题并不是信手拈来的。在犹太神秘哲学中，这个字母指无限的、纯真的神明；据说它的形状是一个指天指地的人，说明下面的世界是一面镜子，是上面世界的地图……”另外，作者一九四一年初版的小说集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中收录了一个奇特的、有关本体论的故事《圆形废墟》。它描述一个梦见别人的人最后发现自己也是别人的一个梦，“他宽慰地、惭愧地、害怕地知道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，另一个人梦中的幻影”。《圆形废墟》还摘引了英国作家卡罗尔《镜中世界》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记：“假若他不再梦到你……”除此之外，一九五二年出版的《探讨别集·时间与J.W.邓恩》中，作者写道：“神学家们把永恒定义为同时地、清醒地拥有所有的时间瞬间，并宣称这是神的特性之一。邓恩令人吃惊地假设说，永恒已经是我们人类的，并且有每天晚上的梦为证。据他说，在梦中，直接的过去和直接的未来相汇合。清醒时，我们以同样的速度经历着连续的时间，在睡梦中，我们能看到一个极其广阔的区域。做梦就是把所看到的一个个镜头协调起来，用它们纺织一部历史或一系列的历史……对明天我们将认识的人，我们给他安上黄昏时看过我的一张脸上的嘴

巴……（叔本华说过，生活和梦都是同一本书上的书页，按顺序去读就是生活，浏览这些书页就是做梦。）……”

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全部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作品，相信每一部作品又都是作者本人的“阿莱夫”，一个“诸点汇合的另一端”，那么，《阿莱夫》中的“我”所悲哀的就不仅仅是窥见了永恒之后的了无生趣的生活，还有自身的存在实则只是虚妄的真相。因为“阿莱夫”如果确是绝对真实的呈现，而“我”又不包含其中，那么“我”就只可能是一个虚像，与《圆形废墟》中的“他”一样，只是别人梦中的一个幻影，一个没有“原型”的虚像；一个虚幻的人当然不可能在绝对的真实中看到自己。倘若有一天，梦见他的那个东西（上帝、造物、绝对理念或者某个人）不再梦见他，他就会消失，就会化为乌有——反过来说，如果“我”的存在是一种真实，那么，“我”所看到的“阿莱夫”就可能只是“我”之所梦，是一件虚妄之物。虚妄之物中的一面镜子自然也是虚妄，不可能反映一个真实的“我”——但由此导致的结论并不能使“我”的悲哀得以稍减：“我”也许是真实的，却生活在虚妄里，生活在自己的梦中，这虚妄不仅包含“我”自身，也包含“我”所厌恶的卡洛斯，包含“我”所深爱的贝雅特丽齐，包含“我”

的全部生活……

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阿莱夫》不仅跟《博尔赫斯记的富内斯》和《永生》一样,是谈论“永恒”主题的作品,同时也与《圆形废墟》一样,是谈论本体论的作品。对本体论的痴迷不仅只发生在博尔赫斯或者某个人身上,实际上也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,其根本的冲动或许源自对死亡的本能恐惧——但可怕而自相矛盾的结果仍然不可避免:如果生是虚妄,那么死自然无可惧,但生如果虚妄,生又何欢?真正的“无限的悲哀”或许正在这里……

除此之外,我还想尝试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,是“贝雅特丽齐”这个名字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联想,因为贝雅特丽齐这个名字同时也是《神曲》中三个主角人物之一的名字。《阿莱夫》中的贝雅特丽齐是“我”所深爱和崇拜的女人,《神曲》中的贝雅特丽齐也是但丁深爱和崇拜的女人。有论者甚至认为但丁构筑他的“天国”的首要目的,就是为他所崇拜的贝雅特丽齐建立一个王国。联系博尔赫斯对《神曲》的无上推崇(“我认为文学及一切书籍的顶峰就是《神曲》……不读这本书就是剥夺了我们享用文学所能给予我们最高礼物的权利,就是让我们承受一种古怪的禁欲主义。”——博尔赫斯),我



不认为他给女主角取名“贝雅特丽齐”是一个偶然，就像他以“阿莱夫”作为故事的题目并非信手拈来一样，也许确有深意。当然，仅仅一个相同的名字不足以说明问题，但博尔赫斯有一次关于《神曲》的演讲，或许能支持我把《阿莱夫》与《神曲》联系在一起的想法。

在题为“奇妙神曲”的演讲中，博尔赫斯认为第二十六歌，即关于尤利西斯的故事，是整个《神曲》的最高潮，也是《神曲》中最令人费解的故事。博尔赫斯先是援引了但丁创造的有关尤利西斯的神话，并认为它超越了《奥德赛》和《埃涅阿斯纪》的全部含义，也超越了另一部讲到尤利西斯的书，即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《辛巴达航海旅行记》。尤利西斯（奥德修斯）告别爱妻佩涅洛佩后，召集他的人马，向他们提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，即翻越赫拉克勒斯大山，横跨浩瀚的大海去认识南半球。他说他们是人，而不是畜生；他们是为着勇气、为着知识而出生的，生来就是想认识、想理解事物。就这样大家跟着他出发了……他们航行了五个月，最后终于看到了陆地。但他们看到的是炼狱山，于是旋风从地上刮起来，刮沉了船，溺死了包括尤利西斯在内的全部人员，尤利西斯由此身堕地狱，承受永恒的地狱之火的煎熬……接下来，博尔赫斯这样说道：